

迷幻的夜

(美) 欧文·肖 著



版社



迷 幻 的 夜

(美) 欧文·肖 著

译 薛 衡 莱 译

文 盛 奇 汉 编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迷 幻 的 夜
(美) 欧文·肖著
汉桥 沙庆 衡莱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监利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13印张 265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2次印刷

ISBN 7—5006—0599—4/I.192

定价：4.30元

文苑译丛

郑重向广大读者推出新译当代世界名著：

《迷幻的夜》

该书是我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长篇小说《富人、穷人》的作者，欧文·肖的又一杰作，名列世界畅销小说之林。

本书巧妙地以当代美国具有典型性的青年人的奇特生活历程为素材，用优美的笔调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主人公波澜迭起的生活与爱情、奋斗与追求、生活方式、闲暇娱乐与价值观念。同时对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惊心动魄的尔虞我诈以及惊险有趣的犯罪与追捕和欧美各国的风土人情作了细致的生动描写。特别令人赞叹不已的是作者独具匠心地在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戏剧性情节中，令人信服地对人性、人心进行了精辟的剖析，对人情、世情进行了精采的阐释，对“浪漫爱情”进行了淋漓的透视，并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进行了形象的描述。是一本雅俗供赏的世界畅销名著。

《迷幻的夜》主要人物表

道格拉斯——本书中的“我”，飞行员、滑雪手、情场宠儿，富于传奇经历

帕特——中学历史女教师、道格拉斯的初恋情人

伊芙琳——司法部官员、风流女律师，后成为道格拉斯的妻子

黑尔——道格拉斯的学友、国务院官员

费比恩——风流绅士，投机冒险家，超级桥牌手，道格拉斯的同谋与生意合伙人

斯罗恩——费比恩赌友、旅游者

斯罗恩夫人——风流贵妇，钟情于道格拉斯

丽尼——贵妇人、费比恩情妇，道格拉斯女友

厄莉斯——丽尼胞妹，费比恩前情妇

迪迪——富翁之女，钟情于道格拉斯

娜蒂丽——艳丽女影星、黄色电影的女主角

菲利浦——影评家、娜蒂丽情夫

普丽西拉——女大学生，黄色电影主角之一

安吉洛——青年画家

海尔——艺术珍品走私犯

汉克——道格拉斯胞兄、会计师

马德琳——汉克情妇

温斯——律师，失窃者代理人

迷 幻 的 夜

目 录

第 一 章	赛马赌棍	(1)
第 二 章	爱的迷失	(6)
第 三 章	飞来横财	(18)
第 四 章	仓惶出走	(35)
第 五 章	艳福不浅	(48)
第 六 章	手足相聚	(69)
第 七 章	风流律师	(84)
第 八 章	晴天霹雳	(106)
第 九 章	跟踪追击	(118)
第 十 章	装疯卖傻	(130)
第 十 一 章	同床异梦	(143)
第 十 二 章	真相大白	(157)
第 十 三 章	录象晚会	(175)
第 十 四 章	赛马获胜	(195)
第 十 五 章	明察秋毫	(213)

第十六章	朋友情谊	(230)
第十七章	导游女郎	(443)
第十八章	疯狂之恋	(261)
第十九章	死神访友	(275)
第二十章	泾渭难分	(288)
第二十一章	乡情浓郁	(298)
第二十二章	噩梦重温	(310)
第二十三章	旧情难忘	(326)
第二十四章	黑夜遭劫	(341)
第二十五章	奇妙归宿	(362)

第一章 赛马赌棍

一月的一个夜晚，我独自一人待在一扇装有防弹玻璃门的屋子里。窗外，黑暗笼罩着整个纽约城。近两年来，我每天都从深夜工作到次日凌晨八点，每周六天，天天如此，对此我既不感到惬意，也不觉得烦恼。

上夜班时，有许多时间可以由自己支配，没有人来给我下命令或者打乱我的活动常规。今晚，我花了一小时填写赛马表，为我明天的赌注作准备。填写赛马表是一桩令人兴奋的事。初填时，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当修改时，又给我带来新的希望。

估测完赛马速率、负荷、赛程和可能的天气变化情况，我开始看书。我手头总有许多合我口味的书籍，并备有一块三明治和一瓶啤酒之类的食物，这是我在上班的路上买的。每天晚上，我都要进行两次肌肉锻炼，比如伸伸手臂，扭扭腰，活动活动下肢。尽管我是伏案工作，我现在的身体比我二十岁时的状况还好。我今年已三十三岁了，身高仅六英尺，体重却达一百八十五磅。人们听说我这么重无不感到惊讶，而我却常为此感到自豪。有些女人说我有点孩子气，我可不是对我的赞美。因为我从不渴求有一个母亲来保护我，像大多数男人一样，我颇喜欢使自己看起来像电视剧中海军舰队的舰长或像一个要倒闭的企业经理。

眼下我正在计算机上忙着为白班的职员算好前一天的帐目，当我按动键钮时，机器发出像大昆虫鸣叫的噪音。起初，这种声音令人讨厌，但现在我对它已习惯了，甚至觉得这声

音有节奏感，使人快慰。玻璃窗对面的休息厅内一团漆黑。旅馆的制度明文规定要节约用电，就像要节约每样东西一样。

办公桌上边也装上了防弹玻璃，因为昨天晚上夜班的职员又一次遭劫，而且受了伤，缝了四十三针。现在他已换了个工作。

我所以能在这里工作，是因为上大学时，我在母亲的敦促下学了一年的商业程序课程。四年中，她常告诫我应该至少学一门实用的知识。现在，我已毕业十一年，母亲也已不在人世了。

这家旅馆叫圣·奥古斯丁。这个名字对南方人来说意味着对原所有者的思恋呢？还是潜藏着某种隐晦的宗教幻想呢？很令人费解。旅馆的墙上看不到一幅耶稣受难像。破旧的休息厅内摆着四盆橡胶植物，热带地区的象征似乎仅限于此。乍一看这个旅馆庄严华丽，恐怕除了那些腰缠万贯的绅士贵族，无人敢光顾。其实，它还是很景气的。因为这里时常有不同阶层的旅客投宿，住宿者如没有过高的奢望，只需付出适当的膳食费就可住进来。除了偶尔有几个夜游的客人外，我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也不喜欢利用工作时间与陌生人闲聊。常常一整夜过去了，我也没有和任何人通过电话。

我每周的工资是一百二十五美元，收入不必纳税。家住在东区八十一号大街上，家里只有一间房子，做饭、洗澡都是它。

今晚，我只被打扰了一次。一点多时，一个妓女从楼上下来，要我放她出去。她进来的时候，不是我当班，所以不知道她进的是哪个房间。门边有个蜂鸣器，是为自动开门设计的，但已坏了一个星期。我去给她开门，午夜的空气里透着寒意。我吸了一口冷气，提了提神，然后关上门，回到办

公室。

我把《赛马简讯》摊开在服务台上，读一篇关于第二天在海厄利亚举行的赛马报道。这个时候，温柔的南方气候正是度假的季节。选哪匹马呢？我早定好了，我选的是第二场出赛的阿斯克·葛劳莉娅。这匹小雌马在以往三次比赛中都没跑赢过，不过今秋在北方，有一次还跑得不错。它快要降级了，这一回如果跑赢，赌注输赢的比例很可能高达十五比一。

我曾一度是个赌徒。上大学时，就靠在大学联谊会扑克牌竞赛中赢来的钱去交大部分学费。在佛蒙特工作时，我一星期打一次牌，离开那儿时，估计我已赢了几千美元。但从那以后，我却不太走运了。

其实，正是因为热衷于赌博，我才到圣·奥古斯丁旅馆来工作的。第一次漂泊到纽约时，我凑巧在酒吧认识了一位以赌赛马为生的人。他住在这家旅馆里，并在这儿发了财。他主动向我提供贷款，但限定了贷款数目。我们俩每周末结一次帐。旅馆的费用便宜，起居又很方便，而我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我有什么奢侈的要求。当我欠这人五百美元时，他便再也不肯赊钱给我了。幸运的是，他告诉我一位上夜班的老职员刚刚辞去工作，经理正在物色新的人选。接着他又说，我不管是相貌，还是谈吐都像一个大学毕业生，他还知道我学过数学。我接下了这份工作，于是搬出了旅馆，回到了我自己的住处。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圣·奥古斯丁旅馆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我从工资中以每星期分期付款的方式还赛马人的帐。我已还清了老债，但又赊了新帐。到今天为止，我还差他一百五十美元。

因为我们起初就说定了，我必须在赛马表上为明天的赛

马作出选择，然后把它们装在信封里投到赌赛马人的箱子里。他每天要睡到上午十一点钟以后才醒。我决定以五块钱为一赌注，如果这匹马能赢，那我的债务就会减去一半。

赛马桌上放着一本基迪昂^①圣经，正好翻在《诗篇》那一页。我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从小就受到圣经的熏陶，虽然我对上帝的信仰并不像以前那样虔诚，但我仍然喜欢读圣经。

桌上还放着伊夫林·沃的《邪恶的身躯》和康拉德著的《阿尔玛的放荡生涯》，两年来，我一直广泛涉猎英美文学。

当我重新在计算机前坐下后，目光瞥到压在赛马表上的圣经。“赞美他伟大的行动”，我读着，“颂扬他杰出的品质，隆隆雷声在歌颂，赞美诗在竖琴伴奏下悠然回荡，手鼓伴着欢舞，弦乐和风琴一起为他唱着赞歌。”

我想，如此赞美耶路撒冷当然不错，但在纽约能找到这样的赞美鼓手吗？一架喷气式飞机正飞掠纽约城上空，一阵轰鸣穿过厚重的钢筋水泥楼板向我扑来。这架飞机来自北极附近地区，然后飞往卡拉奇。听着这声音，我想起航空母舰上平静的甲板，驾驶台上沉默的士兵及搜寻夜空的雷达。

“上帝！”我大喊一声。

算完帐后，我把椅子向后推了推，拿出一张纸，放在大腿上，看了看墙上的挂历。然后把纸慢慢地拿起来，正好举到我的视力能看到的地方。“啊，上帝”，我又叫了一声。那天晚上什么奇迹也没出现。我把这张纸揉成一团，投进了

注① 系指成立于1899年，专门致力于在旅馆等公共场所散发圣经的基迪昂国际组织所发送的圣经。

字纸篓。

我把所有的帐单整成几小叠，并按字母顺序放好。我的工作一向是这样机械乏味，使得我常在干活时想入非非。以前，我从不注意帐单上的日期，此刻，它却吸引着我，帐单上的日期是一月十五日，离十六日的黎明只有几个小时了。明天是我的某个周年纪念日。“就是在明天这一天。”我苦笑了一下。事情就发生在三年前的这一天……

第二章 爱的迷失

纽约一直是阴霾遮天。但当我们通过皮克斯基尔向北飞去时，天放晴了，连绵起伏的山丘上皑皑白雪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在先从塞斯罗飞往梯特巴罗去取新泽西航空图时，一路上，我身后的乘客都为这蔚蓝的天空和朵朵白云的美景所倾倒，纷纷交口称赞。我们在超低空飞行，离地面仅仅只有六千英尺。农田，土地纵横交错呈现出清晰的棋盘状。雪地上的一排排树木，从高处看下去，就像一道道黑色的线条。我很喜欢这样的飞行，通过辨认出一幢幢农房，一条条交叉的公路和一道道小溪，可使短途旅行变得舒适和亲切。从地平线上看纽约的北部是美丽的，而晴朗的初冬，从天空向下看，它是人们希望能看到的最迷人的风景之一。我常常感到欣慰的是，我从没在一个大航空公司工作过，在那里，你必须在海拔三千多英尺的高空上度过你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从这样的高度向下看，世界只是一片云海或一个遥远、自然的版图，静静地躺在你的机翼下面。

我驾驶的这架飞机上只有三个乘客，威尔士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迪迪。小女孩的牙齿还没长全，像锯齿一般参差不齐。这一家三口都是滑雪迷，我带他们在高空旅游已有四、五次了。到伯灵顿，只有定时班机，而威尔士先生是个大忙人。他说他不喜欢受时刻表的束缚，有时间，就要下飞机。他在纽约经营了一个广告公司，对于金钱，一向是任意挥霍，毫不在乎的。不是我吹牛，每当他需要看航空图时，总是求教于我。因为我和他经常飞行于斯托、舒格布什和马德河

之间。是我带着他们沿着航道飞行，所以我对地形当然比他们清楚得多，有时，我还机智地为他们提一些改进他们在飞机上行为的意见。威尔士先生和他的妻子（一个面无表情，体格强壮的纽约女人）常常展开激烈的论战，而且有点过火，丧失理智的事时有发生。我敢断言在这几天的旅途中，他们之间将会出现不愉快的事情。每当这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时，我总能通过不同音调辨别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互相称对方为“亲爱的”。

迪迪是个表情冷淡、面无笑容的小孩，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她父母说她经常是从在座位上扎好皮带时起就开始看书，直到飞机着陆为止。这次，她看的是《呼啸山庄》，真够专心致志的。我也曾是个无书不读的书迷。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只要母亲觉得我不如意，便会说：“哦，道格拉斯，别学书里那些人的样儿！”这使我很有兴趣地观察起迪迪来，我很想知道她在每次的冬季旅游时都读些什么书。

迪迪是她家中最优秀的滑雪运动员。但在冲滑坡时，她父母总是要尾随其后。一个暴风雪的早上，我和她单独去滑雪，因为老威尔士在鸡尾酒会上喝多了点，来不了啦。迪迪这时已变成另一个女孩了。她开心地笑着，就像一只突然冲出笼子的小猛兽，欢快地拉着我一起滑下山坡。威尔士先生是个慷慨的人，每次到达目的地后，总要送我一件礼物：一件运动衣，一对漂亮的滑雪杆或者一个钱包，等等。当然，我有足够的钱来买自己需要的一切，我不喜欢收别人的小费。但是我知道如果拒绝威尔士的礼物他会生气的，我可以肯定。他是个快活的人，而且很幸运。

“多美的早晨啊，是吗？道格。”威尔士先生在我后面说。他是个坐不住的人，即使是在这小小的飞机里，他也总

是喜欢走动。如果他当飞行员那可就糟了，他旅行时，身上总带着一只皮制小酒壶，这一回像以往一样，又给我的座舱带来了一股酒味。

“不……不……不错”。我说。从孩提时起，我就有口吃的毛病，所以我一直是尽量少讲话。有时我不禁想到，如果我一直为这小小的不幸而感到痛苦，那我的生活将会怎样呢？我决不允许自己为此而郁郁寡欢。

“滑雪一定是很有意义的”威尔士说。

“确实有意思，”我表示同意。我在操纵台上工作时，不喜欢说话，但我没有告诉威尔士。

“我们想去枫园滑雪，”威尔士说，“你本周末去那里吗？”

“我…我想是这样，”我说。“我跟…跟一个姑娘约了，我将和她一起去…去那儿滑雪。”她叫帕特·麦纳特，是高中历史教师。她的哥哥在航空局工作，我们是通过他认识的。我已打算在三点钟学校放学后去找她。她擅长滑雪，长得很漂亮，只是个子小点，皮肤黑而且性情急躁。我认识她已有两年多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关系总是摇摆不定的，至少她是不太稳定的。只要我们连续几个星期呆在一块儿，她就会以种种借口把我撇开，即使偶然遇上，她也会装作没有看见。有时她又会突然变得十分温情，建议我们一起到某个地方去玩。无论什么原因，一旦我们进入稳定期，她脸上那特殊的笑容就会准确无误地告诉我。

她是个逗人喜爱的女孩，并且坚持不结婚。据她哥哥说，几乎她所有的朋友都向她求过婚。怎样才有好结果呢？我确实还未发现过。和女孩在一起时我总是忸怩不安。我不会承认我在追求她，同样我也不会说她在追求我。当我们在

枫园度周末时，恰巧在一起滑雪，第一夜过后，我对她说：“我从没经历过这样的美事。”她听说后只是“嘘”。

我从未下决心究竟是否和她相爱。如果不是她对纠正我口吃的事唠叨个没完，我想，我是会向她求婚的。我觉得，下一个周末，我们的事情要么会升级，要么会下降，总会达到一种高潮。任其发展吧！但我还是一定谨慎行事。

“太好了，”威尔士正邀请我。“今天一块儿吃晚饭吧！”

“谢谢，乔…乔治。”从我初次见到他，他就坚持要我叫他和她的妻子的名字。“那太好了。”和他们在一起吃饭能使我有时间考虑我的决定，揣摩一下帕特的心情并估量一下自己的感情。

“我们一着陆就驱车前进，”威尔士精神十足地说，“今天下午我们跑几段路就能到达，你呢，我们在小饭店等你，好吗？”

“我…我想不…不必了，我必须到医生那里去进行每半年一次的体检，而…而且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能离开。”

“那么晚饭呢？”威尔士问。

“晚…晚饭？”

“道格，”威尔士又问“你曾获得过一次三个星期的假期吗？我是指冬季。”

“没有过，”我说，“那正是繁忙的季节，干…干什么？”

“二月一号贝丽尔和我坐班机去苏黎世。（贝丽尔是他妻子）我们想在阿尔卑斯山渡过三个星期，你在阿尔卑斯山滑过雪吗？”

“除了去加拿大几天外，我从没…没有出过国。”

“你得跳出这块天地，”他说，“我们一直在商量这事”

儿，我们很愿意你和我们在一起。我参加了一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提供很便宜的旅游，三百美元不到就能旅游一次，叫克利斯梯俱乐部。当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主要是那里的人。你能和最友好、最优秀的人一起去旅游，而且免费供应各种饮料。不必担心行李费或瑞士关税，海关人员会很高兴地放你过去。如果你提前六个月在那里订得一席位置，那么他是不会认真检查的。我认识那儿的一个叫曼斯菲尔德的女公务员，她是处理所有日常事务的，只用告诉她你是我的朋友就行了。在冬季，他们差不多每星期都有班机。去年我所乘坐的是圣莫里兹公司的飞机，今年我们准备坐圣·安顿公司的飞机。澳大利亚人准会迷上你。”

我笑了笑，说“我…我敢打赌……”

“你考虑考虑。”威尔士说，“你一定会玩得痛快。”

“我正忙着呢！不要诱惑一个工人。”我说。

“怎么啦？”威尔士说，“每个人都需要度假啊。”

“我考…考虑一下，”我说。我注视着地面，那里反射着冬日天空湛蓝色的光。我试图不去嫉妒一个人，这个人滑雪的技术和威尔士一样拙劣，但他却能请三星期假，花上几千美元到阿尔卑斯山去滑雪。

我在航空公司登记后，确知这个周末没有我的事了，我便开车前往赖恩医生那儿进行半年一次的体格检查。赖恩是个眼科专家，但他也看一般的病，不过水平一般。这是个动作缓慢，温文尔雅的老头。他为我检查心脏，量血压，测视力及各种透视已有五年了。除了我染上流行性感冒给我开过阿斯匹灵外，他从没给我开过任何其它的药。“保持赛马前的良好状态，为夺取胜利作准备。”每次检查完毕后，他都这样对我说，我对赛马的兴趣感染了他，他在这方面确实是